

imple life  
简单生活大师译丛 0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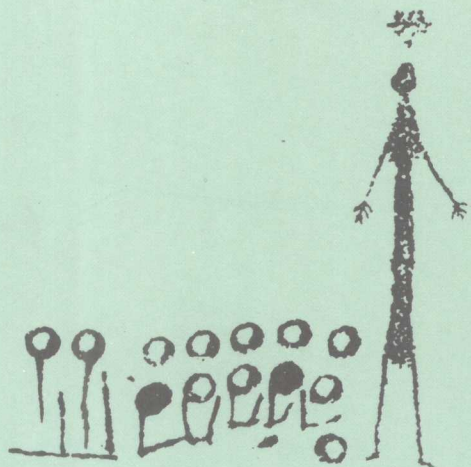
# 一个孤独漫步者 的遐想

Reveries of the Solitary

[法] 让-雅克·卢梭 ◆ 著

巫静 ◆ 译

和自己相处的幸福之道

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 imple life  
简单生活大师译丛 03

#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

Reveries of the Solitary

[法] 让-雅克·卢梭 ◆ 著

巫静 ◆ 译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/ [法] 让-雅克·卢梭著;  
巫静译. —北京: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, 2008.1  
(简单生活大师译丛)  
ISBN 978-7-5078-2824-5

I. 一... II. ①让...②巫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法国-近代 IV. I565.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132730号

##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

著者	[法] 让-雅克·卢梭
译者	巫 静
责任编辑	马冬冬
版式设计	国广设计室
责任校对	徐秀英
出版发行社 址	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(83139469 83139489[传真])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(国家广电总局内) 邮编: 100866
网 址	www.chirp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	640 × 940 1/16
字 数	110 千字
印 张	11.5
印 数	5000 册
版 次	2008 年 1 月 北京第一版
印 次	2008 年 1 月 第一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78-2824-5 / I · 234
定 价	18.00元

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 
(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## 关于作者

让-雅克·卢梭，一七一二年出生于日内瓦一个贫穷的家庭，卒于一七七八年，终年六十六岁。

卢梭一来到世上就死了母亲。父亲是个小钟表匠。卢梭从小就经受了种种磨难，当过学徒，干过苦差，最后因为偶然的原因离家出走，浪迹天涯，深刻地认识了社会与人生。

卢梭没有受过正规教育，从小就跟着喜欢读书的父亲养成了读书的习惯。另外，他生性敏感，勤于思考，多年的社会实践给他提供了思考主题和写作素材。正是由于这几点，他才全凭自学成为一代文学艺术大师、资产阶级革命的精神导师。

卢梭学识渊博，多才多艺，其创作横跨哲学、文学、教育、政治、社会诸学科，甚至还在音乐上有所建树，发明了新式记谱法。一七五〇年的论文《论科学与艺术》

一炮打响，以论点新颖文笔优美而称誉文坛。以后又创作了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》、《社会契约论》、《爱弥儿》、《新爱洛绮丝》等著作，在法国的思想和文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由于孤僻和桀骜不驯的个性，又因为毫不留情的批评和激进新锐的观点，卢梭受到了种种打击与迫害，开始了长达八年的逃亡生活。为了剖析自己，还自己一个清白，并回击那些无耻谰言，卢梭写下著名的《忏悔录》。这本“从无先例”的书后来成为世界文学瑰宝。

长期遭受的迫害，漂泊无定的生活，衰弱不堪的身体，这些几乎把卢梭带到了疯狂的边缘，使他产生了远离恶棍、遁世隐居的想法。《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》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完成的。他在书中仍然剖析自我，总结得失，回忆往事，描述人生，因此可以把这些文字看作《忏悔录》的续编。由于文笔优美，思想深刻，也有人把它们叫作“散文诗”。

卢梭于一七七〇年才获赦返回巴黎。岁月的流水冲走了堆在他身上的污泥，民众日益理解了他的观点与精神。卢梭去世以后，巴黎民众把他的遗骸迎葬到先贤祠，让他享受到生前本应享受到的待遇。

# 目录

漫步 1

关于自身命运的思考 1

漫步 2

关于真正幸福的思考 15

漫步 3

关于学习与道德的思考 31

漫步 4

关于真话与谎言的思考 51

漫步 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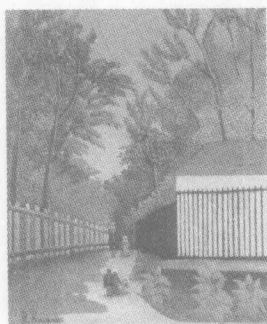
关于宁静与遐想的思考 77

# 目录

- 漫步 6  
关于行善的思考 93
- 漫步 7  
关于消遣与癖好的思考 109
- 漫步 8  
关于逆境与感情的思考 131
- 漫步 9  
关于善良的思考 149
- 漫步 10  
关于与华伦夫人的关系 169

□ 漫步 1

## 关于自身命运的思考







现在，我在世上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，再也没有兄弟、朋友、亲邻，也断了社会交往。一个最可亲近的人，一个最爱与人交往的人，却被人们驱逐。那些人串通一气，在自己的百般仇恨中寻找，看哪种折磨对我这颗敏感的心最为残酷。他们粗暴地斩断了与我的所有联系。我本来不想计较他们的行为，照样爱他们，我的爱本来可以一直伴随他们，直到他们死后为止。可这样一来，他们就成了与我毫不相干的人，陌生人，对我而言并不存在的人，既然他们愿意这样。不过在摆脱他们，摆脱一切以后我本人会变成什么样子，这倒是要好好想一想的。不幸的是，在此之前，我却需要看看眼下自己的处境。要真正摆脱他们，考虑自己的事情，就必须这么做。

十五年，甚至不止十五年来，我一直处在这种奇怪

的境地。至今我仍然觉得那是一场噩梦。我一直以为自己患有消化不良的毛病，因此吃不好，睡不香。可是，一回到朋友当中，我的病痛就大大减轻了。是啊，我大概要在不知不觉当中完成了一个跳跃，一个从醒到睡，或者确切地说，从生到死的跳跃。我不知怎么就走出了事物的正常秩序，堕入莫名其妙的混沌之中。我在其中什么也看不见。而且，我越是寻思自己所处的位置，就越不明白自己身在何处。

唉！当时我又怎么预见得到会有这样一种命运在等着我呢？就是在今天，我也想不到会落得这种命运，难道不是吗？我这个人并没有变，过去是什么样，今天还是什么样，可是当初凭理性，我想得到有朝一日，我这样一个人竟会变成，或者被人家确凿无疑地看成一个怪物，一个下毒的家伙，一个杀人凶手吗？想得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一个为众人所厌恶，为恶棍所玩弄的人吗？想得到有朝一日过路人对我的全部敬意，就是往我身上吐口水，整个一代人都恨不得把我活埋才痛快吗？在这个奇怪的变故发生之时，我因为没有准备，一开始深感震惊。我极为冲动、愤怒，陷入一种谵妄之中，足足过了十年，精神才平复下来。而在此期间，我一错再错，干了一件又一件蠢事，通过自己的不慎，给主宰我命运的人提供了种种口实。而他们则巧妙地加以利用，终于

无可挽回地决定了我的命运。

我作过长时间的抗争，虽然猛烈，却终归是徒劳。因为我呆板，不会玩弄机巧，也不会耍阴谋，处事不密，直来直去，毫无城府，性子又急，越挣扎也就被缚得越紧，而且还不断给他们提供新的口实。他们有了可乘之机，自然不会轻易放过。终于，我觉得自己的努力纯属徒劳，兀自烦恼也无用，就做了一个唯一可做的决定，也就是服从命运安排，不再和天意抗争。听天由命以后，内心平静下来，所受的痛苦反而得到补偿。而要抗争下去，必然要引起痛苦和骚动，内心根本别想得到安宁。

还有一件事也促成了我内心的平静。迫害我的人使出种种手段，来发泄他们的仇恨，可是由于他们恨我恨到极点，反倒忘记了一招：这就是，对我迫害不停，逐步升级，并不断给我以新的中伤，以不断让我遭受新的折磨。如果他们狡猾地给我留一线希望，至今就还能把我抓在手里，还能把我作为一个取乐的对象，不时用诱饵逗一逗，还能使我因为不断失望而痛苦，恼怒。可是他们一开始就把伎俩全使出来了，不但没有给我留下半点希望，也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余地。他们对我无所不用其极，诽谤、侮辱、讽刺、谩骂到极点，也就无法变本加厉了。我们都处于极限状态，他们是无法加大迫害的力度，而我也到了忍耐的极限。他们是那样迫不及待，

必欲把我置于死地而后快，因而使尽伎俩，现在，就是使出人类的全部力量，再借助地狱的全部诡计，也不能使我的痛苦再增加一分。肉体折磨不但未能增加我的痛苦，反而使我从中得到消遣。它也许让我失声大叫，却因此止住了呻吟，肉体遭受了折磨，心灵却反而得到豁免。

既然他们把事情做绝了，那我还有什么要怕的呢？既然他们无法加大迫害的力度，也就无法再让我心生恐惧。他们让我永久摆脱了惊惶和恐惧这两种苦难。这是一种永久的解脱。真正的苦难对我的伤害并不大。亲身体验的苦难，我倒是容易忍受，我忍受不了的，是未加体验的内心惧怕的苦难。我的想象力受过惊吓，会把苦难加起来，翻转来，会把它们扩大升级。等待苦难比感受苦难还要让我难受百倍。对我来说，威胁比打击更可怕。苦难一旦来了，事实便把想象的成分抛开了，如实地还它们以本来面目。我就觉得它们远不像原来所想的那么可怕。于是，既然摆脱了一切新的恐惧，摆脱了蠢蠢欲动的希望，我就索性安下心来，单是这样一种习惯就足以让我越来越能忍受这样一种处境，反正它到了顶点，不可能变得更坏了。久而久之，感觉麻痹之后，那些苦难也就没法使之复苏了。这就是迫害我在向我处心积虑发泄仇恨的同时给我带来的好处。他们失去了

对我的控制，而我今后也可以嘲弄他们了。

还不到两个月，我的内心就复归平静。我早已无所畏惧，但还心怀希望。我因此而生出种种情绪，一时踌躇满志，一时又垂头丧气。最后，一个可悲的意外事件抹去了我心头这丝微弱的希望之光，并使我看清了自己在这尘世早已注定不可逆转的命运。从此，我就死心塌地，听天由命。心潮也就平息如初，再也不起微澜了。

我一窥见这个阴谋的规模，就永远放弃了在生前把公众拉回自己一边的想法。即使能促成这种回归，但如果它不是出自公众的意愿，对我而言就是无用的。他们回到我这边也是白搭，因为他们找到的也不是我了。他们原来鄙视我，使我觉得与他们交往没有意思，甚至是个负担。我孤身一人，离群索居，要比生活在他们中间幸福百倍。他们在我心中夺走了与人相处的快乐。在我这把年纪，这种快乐是不可能再度萌芽了。从今以后，他们对我示好或者为难，都为时已晚了，因为无论什么，只要是出自于他们，我都淡然置之。我的同代人无论做什么，我都不会把他们当回事。

不过对于未来我倒是颇为看重。我希望有更优秀的一代人，会客观公正地审查这一代人对我的态度与评判，从而识破操纵这一切的那些人的阴谋诡计，如实地看出我的为人。这个希望促使我提笔写下了《对话录》，并使

我作出种种尝试，以使之流传后世。这个希望虽然遥远，却使我的心激动不已，就像当初我还想在本世纪寻找一颗公正的心时一样。我这些希望同样使我成了今日这些人的笑柄，即使我把它们抛得远远的也没有用。我在《对话录》里阐述了我寄望于未来的理由。可是我错了。幸好我及时意识到这点，才在垂暮之年过上了无忧无虑的安宁日子。它从我讲述的时候开始，而我有理由认为，惶恐不宁的日子一去不返了。

□ 不久之前，我做了一些新的思考，确信了一点：我想让公众改变对我的态度，那是多么大的错误！即使在别的时代，这样想也是大谬特谬。因为公众对我的态度是受了恨我的那些团体一次又一次的指使。人是会死的，可是那些团体不会死。其爱恨情仇会代代相传，其刻骨仇恨会永不消失，会和煽起这股仇恨的魔鬼一样不死，永远滋是生非。即使我的私敌全部死亡，医生团体和奥拉托利会还会继续存在。就算迫害我的人只剩下这么两个团体，我也应该相信，他们是不会让我的名声安宁的，就像生前不让我本人安宁一样。也许，日子长了，我确实冒犯过的那些医生可能会平息下来。可是我从前喜欢和尊敬的那些奥拉托利会修士却永远不会消除怨气。其实这些教会中的人，这些半真半假的僧人，原来一直得到我的信任，我从未冒犯过他们。既然他们的不公造成

了我的罪过，他们的自尊也就永不会原谅我的过错。他们会竭力拉拢公众，不断挑起公众对我的仇恨，公众对我的愤恨也就会比他们更加难平。

对我来说，尘世的一切都结束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人家做好做歹，再也不能对我有什么影响了。我既不存任何希望，也不再有所畏惧了。在这个深渊底下，我这个可怜的凡夫俗子落得清静，虽则不幸，却和天主一样宁逸。

从今以后，身外的一切都与我不关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既无亲邻，也无友伴，更无兄弟。我住在地球上，就如同坠落在一个陌生星球上，只好在那里住下来。要说我在周围认出了什么，那也只是一些令人苦恼和痛心的器物。当我的目光投射到所触碰的或者周围的什么器物上时，总会勾起一些痛苦和悲伤，总会感到愤慨和轻蔑。因此，我们还是不去想这些物件吧，因为想又有何益呢？只会让我痛苦。既然我要孑然一身度过风烛残年，只能从自身寻找慰藉、希望和安宁，我也就不必也不愿去为身外之事操心。我正是在这种心态下，恢复了我的认真而真诚的自省。从前我管这叫“忏悔”。我把生命中最后的时日都贡献给这种自我研究，提前准备不久就要做的人生总结。让我们全身心地沉入与我的灵魂交谈的快乐中去吧，既然这是别人唯一无法从我身上剥夺的东



西。如果我对自己的心情多多思考，就能让它们变得更加健康，并且剔除可能存在的毛病。那样一来，我的沉思和遐想就不会无益了，我尽管在世上做不了什么事情了，也不会把最后的时日完全虚耗。我每日有暇在外面走走，散步途中常常冒出一些有趣的遐想，可惜现在记不起来了。想得起来的，我将用文字把它们记下来。以后每次重读，自会感到愉快的。想到我的心灵曾经付出的代价，我就会忘记受过的苦难，忘记迫害我的家伙，忘记蒙受的屈辱。

确切地说，这些稿页只是一种不拘形式的日记，记载了我那些遐想。其中有许多是对自己提的问题，因为一个孤独的人思考事情，难免不多想自己。此外，我散步时脑子里冒出的种种奇思妙想，古怪念头，在这里面也占有一席之地。我将如实地按照回忆来进行记述，当时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记，不做任何加工，因此，我头天的想法与次日的想法就没有什么联系。不过，通过了解在我所处的怪异状态下每日滋养我精神的感情与思想，总还能对我的本质和性情有个新的认识。因此，这些稿页可以看作是《忏悔录》的补遗。但是我不再冠以这个书名，因为我觉得配得上这个书名的话已经说完了。我的心灵已经在厄运中得到净化，我纵然仔细地探测，也几乎找不到丝毫残存的需要谴责的习性。既然世间所有